

臺灣醫界的先進

本刊記者 陳慶財

——邱賢添院長其人其事——



我寫這一篇關於本學院院長邱賢添博士的介紹，最初的動機和最後的目的，都出自於真誠，爲使讀者瞭解一個偉大教育家兼醫學家的思想，求學時的環境，以及他的人格典範，或許能增加我們一點見賢思齊的神往。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丹麥哲學家何佈丁說：「我們要認識一個人，須熟讀他的傳記；我們要認識一門學問，也須熟讀它的歷史」。

(一) 臺灣先覺者，日寇莫奈何

日據時代，臺灣同胞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一般有自覺性的青年都懷着亡國痛恨的心情，過着忍氣吞聲的日子，不敢批評和諷刺；更有一些優秀的青年，選擇了醫學爲他們的終身事業，一方面是醫生的生活較爲安定，他方面是日本政府限制臺灣人干涉政治，特別是法政系的學生，他們底思想行爲常被日本特務暗中監視，一般有先知之明的人都視政治爲畏途。攻讀理工科的人也不多，乃因那時工廠主管都是日本人，工科畢業生因本身資本不够，開不成工廠，更而技術員待遇低，時有「上不足事父母，下不能養妻兒」之感。在醫藥方面，臺灣公共衛生當時尚未十分完善，尤其吸販鴉片之風氣猶如今日之煙酒，又常有痢疾，霍亂等瘟疫到處蔓延。當時本省有一些庸醫，只知道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和易欺性，而使自己發財興旺。那時醫院不多，也不如現在這樣的完善，只有嚴重的病勢才進醫院，但生還的卻沒有幾個，人們對於醫院都很害怕，現在一般人，對於醫院的恐懼，恐怕還是那時遺留下來的，因爲那時的醫院很可能是死亡的屋子，凡進去求治的人，莫不下了死的決心，對自己的親友們說「再會」的。尤其瘧疾被認爲是一種天禍，醫生對之束手無策。每年夏天總有成百的嬰孩，死於霍亂。目睹其不治而死，令人心酸。邱院長就是誕生在那個時代，這位聰穎明慧的少年，選擇了不爲良相便爲良醫，上醫醫國，下醫醫人的崇高事業。

(二) 名門出博士，貴在家有儒

追溯民國前十一年邱院長出生在臺灣一個山明水秀的苗栗縣，他的父親對漢文頗有造詣，在城鎮

上很有名望。邱院長雖僅弱冠之年，却聰敏過人，待人接物儼若成人，隣里莫不視爲神童，彷彿爲山川靈氣所鍾，而誕育其間，兒時，每夜與父親同榻，常講古史，述古時豪傑之佳言懿行，而于宋明亡國之可歌可泣的事蹟，尤爲樂道而娓娓不倦。因此未入公學校之前，首先在家啓蒙，殷習漢文兩年，由四書讀起，然後詩經、書經、左傳、戰國策、周禮，各書都要背誦，這樣打下了漢文基礎，學得「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的儒家思想。當時，臺灣只有一所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每年角逐的青年，都是來自臺灣各地優秀畢業生，考生屢達數千名，而錄取名額甚少。民國八年，從一千餘名考生中，而錄取三十八名，邱院長在這次以優異成績進入久已嚮往的學府。同年及第者還有郭松根博士（留學法國巴黎大學，曾任國立東北長春大學醫學院院長），郭火炎博士（名醫，現住臺北），當時他們滿懷着求知的信心，希望能在醫壇上露出一點锋芒。校長是日籍堀內博士，寄生蟲學教授是橫川博士，藥理學教授是杜聰明博士，內科學教授是小島小田博士，這四位偉大學者，對邱院長的鼓勵與指導頗大。邱院長在醫學校求學時，不僅在學業上能專心研讀，而且在體育方面亦不落於人，特別是長跑，跳遠等類的田徑運動會顯過身手，奠定了今日他雙鑠的基礎。

(三) 窮究藥理學，榮獲博士銜

那時從醫學校畢業的學生，都希望回故鄉掛牌行醫，所以大部分的人均選擇開業資本較少的內科或小兒科，在民國十七年邱院長畢業於醫學校，選擇最熱門的內科，但他却不以此爲滿足，尤其醫學一門，是講求真實明確的科學，因此他旋入母校藥理教室深造，其中有四十多位研究生，都抱着學者的鴻志，整天在實驗室做藥物分析，標本化驗，發揮他們的睿智。在室內狼藉着許多的玻璃瓶、試驗管、蒸餾器、酒精燈、特別爐子，以及許多藏在玻璃缸和盆子裏的堆物，牠們的臭味都是令人難受的。他這樣的日夜攻求，苦心孤詣；失望、疲勞皆所不辭，究竟爲了什麼呢？爲了滿足一種好奇心，爲了證明一種學理。民國二十三年那間坐落在偏北的藥理教室，有奇蹟發現，邱院長終以「臺灣產毒

蛇 Crotalinae 蛇毒之毒物學研究」的論文，第一位通過醫學博士學位，先後出身於該教室的還有高敬遠，王耀東，劉聰慧等多人。

(四) 畢生攻內科，醫壇成權威

因為藥理學與內科最有密切關係，民國十六年邱院長一度入赤十字病院內科當醫員，當時醫專校長堀內博士兼任附設病院院長（即現在省立臺北醫院），對於院內醫師的涵養及言行頗為注重。邱院長終日孜孜不倦，不忘研究，因他認為第一流的醫學家對人類文化上的貢獻，是要他在醫學上多少增加一點新東西，若是述而不作，只是第二流的人物，所以讀書要有創作，才能躋於學術之林。於是邱院長先後完成論文達數十篇之多，主要有「木瓜葉有效成分 Carpain 的藥物學及治療學的研究」「檳榔種子有效成分 Arecolin」之研究。

(五) 論文精富，蜚聲國際

當民國十年，十二年，十四年三次應日本之邀，赴日參加藥理學大會，邱院長報告臺灣藥理研究情形，並介紹臺灣產毒蛇之研究，那時這些是他們不易解答的問題，但他告訴國際醫藥界人士，如果把毒蛇的毒汁取出，就能治癒被毒蛇咬傷的人，這一點已經證明了毒蛇毒汁之有效成分，臺灣產毒蛇有好幾種，每種毒汁都有其特殊的作用。獲得在場會員一致熱烈鼓掌，會後各國代表們陸續前來握手道賀，並紛紛索閱有關資料，以資借鏡，這在國際醫壇又打了一次勝仗，使各國專家們瞭解臺灣醫藥進步之一斑，同時邱院長在藥理學的園地又拓開了一塊新幅度，深得國內外醫學界人士之推重。

(六) 任長臺大醫院時，熱心策劃建樹多

民國二十五年～民國三十八年入臺北帝大附屬醫專當教授，當時臺籍人士想在政府機關謀得一官半職，甚非易事，特別是當大學教授難如登天，除了杜聰明博士外，餘如鳳毛麟角。民國三十四年即臺灣光復時，他被聘為臺灣省衛生處第三課課長，不久，轉任臺大醫院副院長，兼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對該所設備之舉劃及改進貢獻殊多，領導瘡疾的撲滅工作，Metorchis 屬兩種吸蟲研究，麻疹之血清學，臺灣癩病之研究，使全省公共衛生趨於完善。

(七) 行醫救人，扶傾濟弱

雖百事叢挫，仍不廢所學，民國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和民國三十九年～四十七年，這兩次邱院長

結束教書生活，為了救人濟世，在臺北大稻埕開設邱內科醫院，每日來院求診的患者，絡繹不絕，亦有頑疾患者，遠地慕名來求治。一般人的觀念都認為名醫的治療費較昂，因而不敢入院求治。但邱院長對貧苦病人常予以免費治療，並加以精神上安慰，在病人心目中，留下崇高的敬意。這種以博愛精神，發揮人類最高的服務心，也是實踐校長堀內博士常說：「行醫之前，先學為人」的名言。在百忙中，還是努力研究，所以經常在臺灣醫學會年會發表論著。一個孜孜不倦的學者兼臨床家，要有常人所無的毅力和智慧，這種不斷進取，求新知的精神，便是使邱院長成為偉大學者的先決因素。

(八) 春風又化雨，桃李遍各域

民國四十七年高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博士聘他為附設醫院院長兼任內科學教授，因邱院長學富五車，用深入淺出的教學法，循循善誘，深受學生愛戴，尤其是他精通德文、日文、英文、拉丁文等，實有語言學家的才幹，平時以場合不同而使用英語、日語、閩南話、客家話、國語等，並手不釋卷研究中國醫書，因中國文化的空殼，裝滿了西洋文化的內容，真所謂舊瓶新酒，中國文化經過此番融合，空殼與內容都稍為變了，所產生的是另一種新文化，但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與改造的問題，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直至胡適之的「全盤西化說」，已經討論了幾十年，結果還是不一致。邱院長除了研究學術外，對於醫學教育之推動更不遺餘力，先後為臺灣南北部造就一批學以致用的醫藥人員，甚至還有兩代師生，目前桃李遍佈海內外。

(九) 熔合中西醫學，邱院長願為樞紐

眾望所歸的學者，做學問大都嚴密而沒有偏見，孜孜不倦去探求真理，這也是偉大學者與一般讀書人所不同之處，尤其主持一所中西醫藥合璧之學府的人，必須是精通中西醫學，對西醫通盤認識，對中藥有深入研究的學者，而邱院長就是最適當的人選，改組後本學院董事長楊肇嘉先生，數次造訪他，擬請出長本學院，邱院長最初謙虛欲推辭，後來他認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教育部核准的第一所中西兼備的醫學院。因此接長後對學校設備極力充實，購置圖書儀器，與目前國內外公立大學相比，毫無遜色。同時又羅致國內外醫藥界名教授來院授課，然而邱院長還不以此為滿足，仍要不斷地充實設備，他說：「我們自己要有點東西，才能讓人家